





# 老漫画

L A O M A N H U A

第四辑

魔力  
怀素作于20年代

方成  
讽刺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的漫画

陈封雄  
天津一九三六年的粥棚大火

陶子善  
邵洵美自作漫画像

车辐  
漫画之友——谢添

韩羽  
一看这『全家福』

郁风  
陆志庠和三十年代的漫画伙伴

王观泉  
遮勒和他的『稻林生活素描』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【编余絮语】

## 依然年轻

■傅光中

编辑《老漫画》，有机会认识不少老漫画家。以笔者漫画圈外人士的眼光来看，中国为数不多的老漫画家与社会上的一般人很有些不同。

前年冬，初次拜访丁聪先生，就吃了半个多小时的闭门羹。原因不是丁老先生摆什么名人的架子，而是他老人家害怕不速之客占用他宝贵的时间。丁老在家里俨然得了“气(妻)管炎(严)”，惟“家长”之命是从，但对于人世间的假恶丑，为人随和厚道的“小丁”，用漫画讽刺起来却是十分的严厉与尖刻。80多岁的丁老说话风趣幽默，言谈举止给人以“老小孩”的感觉。

去年春的那次羊城之行，让我领教了另一位老漫画家的思想穿透力，使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会把廖冰兄先生说成是“又疯又傻老天真”。这位老漫画家是那么执着于一位日本漫画家出版的《中国抗日漫画史》，为了使它的中文本在中国出版，即使操心、赔钱也在所不惜。出版合同业已签订，而老人家又在广州拉起了赞助，此举的目的只是为了既将这本书出好，而又不让出版社赔钱。“宁可不出我的《猫国春秋》，也要把《中国抗日漫画史》出好。”廖老如是说。

和钟灵先生谋面也是在去年春夏之交。去他家前，钟老在电话上两次向我不厌其烦地介绍行走路线，这份热情让我感动。也许是因为山东老乡的缘故，与钟老的谈话十分投机。当谈到当年那些批胡风的漫画时，老人眼里闪出了泪光。

.....

凡被约稿的老漫画家，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与他们的交往使我愉快，使我受益。他们中的多数人，过去命运多舛，现在又到了耄耋之年，但他们的心依然年轻。

书 名 老漫画(第4辑)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(地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:250001)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(厂址:德州市新华路155号 邮编:253006)

版 次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

规 格 32开(850×1230毫米)4印张 130幅图 70千字

I S B N 7-80603-342-4/K·95

定 价 6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唐诗 胡考画（选自1935年《中国漫画》第3期）

江月光于水，高楼思杀人；天边长作客，老去一沾巾。  
玉露团清影，银河没半轮；谁家挑锦字，灭烛翠眉颦。



总编辑 汪稼明  
副总编辑 刘传喜  
执行主编 冯雷

执行编辑 傅光中 吕月兰  
整体装帧 蔡立国 李海峰  
技术编辑 张涛  
责任校对 黄贻生

LAOMANHUA

老漫画

## 目 录

- |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王观泉     | 1  | 遮勒和他的《柏林生活素描》                  |
| 郁风      | 6  | 一位艺术家的寿宴<br>——陆志庠和 30 年代的漫画伙伴儿 |
| 马丁      | 12 | 廖冰兄和《猫国春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车前子     | 16 | 张竹早期漫画生活轶事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车辐      | 23 | 漫画之友——谢添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戴敏敏     | 26 | 冷战的精神产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李保仁 刘顺厚 | 33 | 东风压倒西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刘鸿英     | 38 | 五十年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戚其章     | 40 | 《时局图》：呼唤革命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李继锋     | 45 | 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：粉饰太平                 |
| 履箴 编    | 49 | 殖民地儿童读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戈宝权     | 51 | 灵魂之所在的咖啡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胡考      | 55 | 国粹精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黄六平     | 57 | 公务员的一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王亚曾 编   | 61 | 民间木刻漫画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孙之俊     | 62 | 塞外情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周令钊     | 64 | 王老五当兵打日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韩羽      | 66 | 一看这《全家福》……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陈惠龄     | 68 | 书梦连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贾肇曾     | 75 | 我与方成老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陈封雄     | 77 | 天津 1936 年的粥棚大火                 |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《老漫画》编辑部  
邮编 250001 传真(0531)2907949  
电话(0531)2010055 转 5409  
地址: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- |     |     |  |
|-----|-----|--|
| 方成  | 79  | 讽刺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的漫画  |
| 陈静  | 81  | 乞丐的艺术  |
| 王晓华 | 83  | 交际花与云裳时装公司   |
| 叶冈  | 86  | 《王先生》及其他   |
| 庸非  | 93  | 钱病鹤和《老猿百态》   |
| 孙燕华 | 96  | 家父孙之俊与“五三漫画社”  |
| 陈子善 | 98  | 邵洵美自作漫画像   |
| 朱祖熹 | 100 | 两幅民国初年讽刺邮政舞弊的漫画  |
| 赵国荃 | 103 | 扶桑《水浒》漫画插图琐记   |
| 王复羊 | 106 | 60年前的一幅科幻漫画<br>——张乐平的《幻想中的无敌空军》  |
| 宋彦  | 108 | 张爱玲·苏青·潘柳黛   |
| 徐昌酩 | 113 | 苦恼人的笑  |
| 刘志荣 | 116 | 生命的不被摧残的权利   |
| 杨栋  | 120 | 民心不可侮  |
| 罗远明 | 122 | 《一见如故》和《美国之鹰》  |
| 吴步乃 | 124 | “□法颇著”一解(外一篇)  |
|     |     | 一组四格漫画的遭遇(邹路, 11)●滚开!<br>(37)●管理麦田如绣花(44)●春之姿色(汪子美, 92)●糖汤?(张小平, 99)●作家的种种相<br>(苏联 U. Ganf, 102)●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言论<br>(119) |
| 傅光中 | 126 | 依然年轻   |

■ 王 观 泉

遮 勒

和

他 的

『柏林生活素描』



图① 吴朗西选编，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之《柏林生活素描》（1935年版）

山东画报出版社最近影印了挪威漫画家古尔布兰生的《童年与故乡》，画册中古氏生意盎然的自述，经吴朗西妙笔翻译，由丰子恺钢笔书写，使这册漫画不仅漫画爱好者读来乐不可支，也使书法爱好者爱不释手，因为画册是丰子恺的甚至是中国第一部钢笔书法佳作。

《童年与故乡》新版，使我记起在我的藏书中有—册也是吴朗西精心编选的漫画集《柏林生活素描》（图①）。

亨利·遮勒（Heinrich Zille 1858—1929）是德国近代漫画和石版画界的元老级画家，1858年生于德国萨克森的莱丁堡。由于家贫，他只修至小学毕业就闯荡柏林，在一家石版印刷工厂打工，由于喜好绘画艺术，遂于业余时间就读于美术学校，曾师从对石版画和黑白插图造诣颇深的霍塞曼（T. Hosemann 1807—1875），刻苦研习素描。《柏林生活素描》中《模特儿休息时》（图②）—画，正是他学画时的即兴之作。

遮勒生活和创作并最终成为漫画家的本世纪初，正是德意志帝国加紧军备扩张、企图称霸欧洲大陆的黑暗时期，资本主义世界物欲横流，贫富



图② 模特儿休息时



图③ 不堪回首

悬殊，资本家和容克地主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，而广大平民百姓则在饥饿线上挣扎。这一切全都成为遮勒笔下描绘的对象。《柏林生活素描》（这里，“素描”这个词不是指绘画技法，指的是生活速记）就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生活的写照。遮勒的画风与他的晚辈——德国最杰出的漫画家格罗斯（G. Grosz 1898—1959）不同，格氏画风冷峻，思想尖刻，而遮勒的画风则柔中见刚，表现手法趋向写实。如《街头运动》，画的是简陋的工棚生活区中孩子们在恶劣的生活环境里的“运动”；《不堪回首》（图③）和《施羹所前》（图④）描绘的是饥馑贫病的群体；《贫乏之家》（图⑤）的三代人中，一个男丁断了腿，墙上挂着另一男丁带黑纱的照片，隐显出战败后的阴影……遮勒的作品略带夸张的人物形象（图⑥、图⑦）和全景式的插图，





图④ 施义所前



图⑤ 贫乏之家

如蒙太奇般节节推进，即便是那些描绘生活情趣的，如《佳节傍晚》、《野宴》等场面亦使人感到苦恼人笑的尴尬。

遮勒的创作与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等进步势力的政治倾向是一致的，只是由于他的杰出的艺术造诣和进步艺术家的共同呼吁，才获当局承认并于1924年被授予国家艺术院院士的荣誉。1958年为遮勒诞辰100周年，前民主德国发行两枚纪念邮票以彰显他的艺术功勋。遮勒



图⑥ 猪贵人贱



图⑦ 人瘦帽大

的作品尽管饮誉欧洲，但在我国仅出版过《柏林生活素描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“一边倒”的艺术政策，曾经在我国有过相当社会影响并给广大读者艺术享受的诸如遮勒、格罗斯、卜劳恩、大卫罗以及更早期的杜米埃等漫画家几乎完全被遗忘了，实在是应该的。由于我保存了《柏林生活素描》，

因而得到鲁迅研究家和出版家丁景唐先生珍贵的馈赠。这馈赠是一帧 16 开棕色精印的双面广告，一面印着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，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的俄国画家阿庚的铜版画《死魂灵百图》（图⑧）广告，另一面印的就是吴朗西编的《柏林生活素描》广告。读过鲁迅《我与〈语丝〉的始终》的读者一定记得，鲁迅赞成在书刊上做广告，但强烈反对登载无聊的广告。《死魂灵百图》和《柏林生活素描》珠联璧合，是值得称道的书刊广告。现在，我把 65 年前出版的《柏林生活素描》连同这帧珍贵的广告



## 魯迅編 阿庚繪

果戈理的「死魂靈」一書，早已成爲世界文學中的典型作品，各國均有譯本。漢譯本出，讀者因之受一撼動，頓時風行，其魅力之大可見。此書原有插畫三種，以阿庚所作的「死魂靈百圖」爲最著名，因其不倫誇張，一味寫實，故爲批評家所讚賞。惜久已絕版，雖由俄國收藏家視之，亦已爲不易入手的珍籍。三開學景曾于去年獲得一部，不欲自饒，商請文化生活出版社協助，全部用平面寫版精印，紙墨皆良。並將校可羅夫所作插畫十二幅附于卷末，以集「死魂靈」萬像之大成。讀者于讀譯本時，並觀此冊，則果戈理時代的俄國中流社會情狀，歷歷如在目前。介紹名作而兼及如此多數的插圖，在中國實爲空前之舉。但只印一千本，且難再版，主意非在賣利，定當竭力從廉。精裝本所用紙張極佳，故裝毛一倍，是特供圖書館和佳本愛好者的極度的。存書現已無多，訂購務請從速。

平裝實價一元二角  
精裝實價二元四角

# 死魂靈百圖

图⑧ 《死魂灵百图》广告

借《老漫画》这块风水宝地贡献给广大读者，对我这个收藏者来说是实现了“独乐不如众乐”的雅训；而对于历史，则是化一成万，可真格儿是“纸墨更寿于金石”，以便流传久远不致泯灭。

漫画漫人

# 一位艺术家的寿宴

——陆志庠和 30 年代的漫画伙伴儿

■郁 风

有这么一位特别的艺术家，一生中除了画画以外几乎什么都没干过，既未当官，也未教学。甚至连一般出名画家所常有的社会活动——如开个人画展，编印画册，找名人题字、写序，给首长送画，给什么会或报刊多少周年纪念赠画，参加官方或社会团体的会议，上电视台亮相，被邀请出国展览、讲学，掂量名利

比例捐款或义卖作品，出席名人宴会和请捧场哥们儿吃饭……种种费心耗神的事都与他无关。数十年来六根清静，的确清静，因为除了他的内在性格和对艺术的爱好决定了他的生活道路以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生理因素，那就是他自幼完全失去听觉，什么噪音纷扰都与他无关。他只能发出已经变异的儿时苏州乡音，只有少数知己能和他对话。他比晚年失去听觉的贝多芬幸运多了，他始终保持着那对画家的锐利的眼睛，他能观察口形、表情和手势，就



图① 张光宇写陆志庠

懂得你说什么话，但必须是说类似上海话的苏州话。譬如丁聪就经常用夸张的口形和动作和他对话，只听见他在答话，而丁聪并未出声，像是在演单方面哑剧。当然他也能通过视觉理解文字，“哑剧”谈不通时就用笔谈。他所失去的只是他的视觉艺术所用不着的听觉，因此在我们都经历过的许多情况下的纷扰和威胁，他都免去了。如文革和其他许多次运动中受呵斥、被批判、被侮辱，或冗长的讲演报告，他都天然地不必接受。

他就是30年代在上海发表过许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漫画素描作品的陆志庠（图①、图②）。40年代抗战时期，他活跃在漫画宣传队，五六十年代以后在一个文学出版社当美术编辑，只是按主编要求画版样，也不见他发表作品。虽说六根清静，但那些年代要政治挂帅，他摸不清政策，无所适从，也就索性不画。自然，高兴时他也会画自己和朋友家人的像以自娱。

陆志庠那年整整80岁了，青年人已很少有人知道他，惟有老朋友不会忘记他。

他仍然很健康，胃口好，爱喝酒。一个月以前每天早上7点准可以看见他在西三环北路口的人行道边站着，等叶浅予和丁聪会齐后，三人同往紫竹院公园散步。后来看不到了，因为他已搬到东三环以东的红领巾公园附近的新房子，那是他第一次在他自己的名下分到两间一套有卫生设备的楼房。

话说这一天早上在紫竹院，三个老头并肩走着。81岁的叶浅予，白鬓白发，背着手踱方步，忽然间站住，眼睛一亮，对丁聪说：

“咱们给陆志庠做个八十大寿吧！”

“好哇，这主意高！”丁聪连忙赞成，立即用口形手势语言对陆志庠说了，他当然乐不可支：“好咯，好咯！”于是三人合计，就在下周陆志庠搬家以后的星期日——9月4日，到他那家徒四壁的新居里，约上十几位老友午宴，丁聪担任了通联工作。

虽然都住在北京，但平时谁也见不着谁，就因为北京城太大，老人们很难挤公共汽车。叶浅予事先向中国画研究院借好一辆大面包车，从西郊三环路穿过北京城，转到东郊东三环以东，一路拉上一家又一家，除那家主人外，包括孩子、盘子、锅、凳子，还有炉子和煤饼，烧好的菜、半成品的菜和加饭、善酿两种绍兴老酒。

朝南的一大间当中，把所有的桌子接起来，上面铺好两张床单，就成为大餐台。碗筷杯盘是各式各样大家带来的，有人外买的冷菜放铝饭盒里摆满两头，分开一式两份。

朝北的一小间由于桌椅抬走了，只剩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书架。书架上没有书，只有数十个装满画稿的牛皮纸口袋，如果把它们放在地上叠成一摞，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。这就是陆志庠的工作室兼卧室，老伴儿暂时还在西郊老房子住。

最凑巧的是鲁少飞宣布那天正好也是他的生日。他那年已 86 岁，每天清早仍可见他提着菜篮在朝阳菜市场东张西望。这时他的老伴儿正从厨房

端出熟好的炖三样，大家一阵喝彩：“未（物）斯（事）再（赞）咯！”这一帮 30 年代上海滩的活跃人物到了一起总爱说说上海话。可鲁少飞并不理会，只顾对坐在他旁边的我诉说 50 多年前在上海给卜少夫做媒的事，说卜少夫现在的夫人徐天白就是他做的媒人，当年徐小姐中大毕业，文学底子比卜少夫强。怪不得《卜少夫这个人》一书中就数他夫人写



图② 陆志庠漫画像

的那篇《我爱少夫》最精彩，她的名言“丈夫丈夫，一丈之内才是夫”在香港传诵一时。而这本书最近才由卜少夫在香港托我带回来送给老友鲁少飞。想当年鲁少飞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同时出版的五大期刊之一《时代漫画》的主编，是当时漫画协会的主心骨。他的长篇连载漫画《改造博士》风行一时，而他的另一长篇《淘哥儿》也早在《三毛》问世之前就刊行了。

华君武这当今漫画界第一把手，在30年代后期才在上海崭露头角，是《时代漫画》的投稿者。他常对朋友说起，抗战初期投奔延安，还是我在广州写了个条子介绍他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卢广英的。这时只见他抢先坐上长台中间的好位子，自封为兑酒师傅，一手拿一瓶“加饭”，一手拿一瓶“善酿”，说是要前者后者七三开才能兑成最好的绍酒。他左面的黄苗子对他说，酒再好胡考也不敢喝，这个人有气喘病，在家当老太爷，居然画起八大山人的画来了，反正有人伺候他吃得好。他的现任夫人张敏玉烧得一手好上海菜。这时她说：胡考已经两年不出家门，今天是第一次出来。30年代这位洋场阔少穿着两肩平宽的时髦西装，画现代派变形漫画。40年代在延安搞现实主义，五六十年代在北京和丁聪主编《人民画报》。当了“右派”以后，写起新四军故事的小说来，还出版了一厚册。70年代末又拿铅笔和炭精画比照相还写实的肖像画，黄苗子曾一连五个半天坐着不动当模特儿，被他画成一幅小小的精致素描侧面像。如今又变成画八大派新花鸟水墨画了。

光宇嫂嫂张家姆妈汤素贞，似乎永远不老，脸上不化妆而白里透红，身材苗条，穿得干净利索。86岁的人仍和从前一样：每天上街买菜买米，冬天生煤球炉子，高兴时出去串门看朋友。至今一个人仍然住在芳嘉园王世襄的四合院西厢房，张光宇的民间艺术品收藏仍和他20多年前在世时一样，摆在一排揩得干净明亮的玻璃橱中。这时他发现我20年来的标志——脑后的发髻不见了，头发剪得像男孩子一样短，便对旁边丁聪的夫人沈峻说，好久不见，她倒变年轻了。可是到吃完饭的最后，丁聪发起每个人在一张四尺宣纸上签名画自画像送给陆志岸留念，我仍把自己画成脑后有发髻的侧面像，并写上“削发之前”，丁聪一看，对黄苗子说：“你小心，她要去当尼姑了！”

然而这一切欢声笑语，陆志岸一概听不见。他只顾给别人倒酒，自己



图③ 不能生活的生活 陆志彦 1936年

也喝得差不多了，温热的友情使他兴奋，每家端上一个菜就听见他喝彩劝酒，哇啦哇啦说不清，涨红的脸上只见一对直瞪着你的黑色大眼睛。

这使人想起半个世纪以前他画的画，最底层出卖苦力的工人，愁苦的妻子，饿得干瘦的小瘪三，都有这样一对黑色大眼睛。正如大家所公认，他的画很像西班牙著名画家乔治·格罗斯，也是用那苍劲流畅如钢丝的线，勾出了那个时代上海滩上灯红酒绿掩盖下的社会相（图③）。当时他听不见舞场的音乐，却只听见这些被扭曲的（正如他所画的变形）人们的痛苦的呻吟。

然而这个天才近几十年来却没有继续创

作，一切大喊大叫的标语口号，他宁愿听不见。到了80岁，老友们的笑声欢声，似乎又使他回到了30年代。

几年后收到沈峻自北京的来信，说“聋子已于不久前去世，不知你们知道不？是癌症，在医院大约住了一星期，也算受苦时间不长，最后



不吃不喝，就这么走了。也没什么仪式。”

陆志庠终于活到 84 岁，就这么走了。

## 一组四格漫画的遭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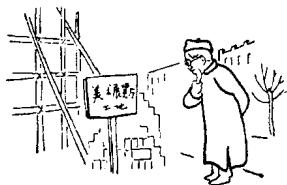
■ 邹 路

1957 年，我因画了一组四格漫画《此花何处“放”？》，在 1958 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，降职降薪达 20 年之久。

当时，美协的一位同志对我说：“市里原定为美术界建一座画厅，但又改变了主意，改成饭店了，饭店已那么多，还要建饭店！你是报界的，写一写呼吁一下！”那时我在报社任美术编辑与记者，我说：“我的文字水平不高，不行！这样吧，我画幅漫画反映一下。”

就这样，这组漫画就开始酝酿了。画好后，文字编辑和领导都认为不错，有三位（编辑、领导）给配了诗，取标题为《此花何处“放”？》，笔名为：“三才”。这组漫画在 1957 年的《哈尔滨日报》见报后，当时香港的《中央时报》也转载了。

1958 年，“三才”也因为我这组漫画配诗，同样被抓了辫子，都被打成了右派。



欣闻画厅已动工



展献潘墨喜冲



誰知廳成牌匾換



此花仍困斗室中

此花何处“放”？